

子部

諸子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蘇氏曰思也。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潜夫论

申鑒

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言非徒謂其言又將以考其澤蓋法性非徒以於言也此猶能與其深微之意而怨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過曰怒哀而不秋申鑒之詩也其言不過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說奇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大夫過曰國成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難以風復止河間獻王書思其危難以

墨子(外七种)

山東畫報出版社

总 目 录

- 一 潜夫论 1
- 二 申 鉴 77
- 三 至 言 103
- 四 河间献王书 109
- 五 公孙弘书 113
- 六 孔子家语 121
- 七 墨 子 225



目 录

【第一卷】

- 赞学 1
务本 3
遇利 4
论荣 5
贤难 7

【第二卷】

- 明暗 10
考绩 11
思贤 12
本政 14
潜叹 16

【第三卷】

- 忠贵 18
浮侈 20
慎微 22
实贡 23

【第四卷】

- 班禄 26



述赦	27
三式	30
爱日	32

【第五卷】

断讼	35
衰制	37
劝将	38
救边	39
边议	41
实边	43

【第六卷】

卜列	45
正列	46
相列	48

【第七卷】

梦列	50
释难	51

【第八卷】

交际	54
明忠	57
本训	58
德化	59
五德志	62



【第九卷】

志氏姓 65

【第十卷】

叙录 73

子部

诸子

潜夫论

○目录



卷 第 一

赞 学 第 一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颡项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使巧倕加绳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之章，可著于鬼神可御于王公；而况君子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济乎？诗云：“题彼鹳鸣，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是以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箕子陈六极，《国风》歌北门，故所谓不忧贫也。岂好贫而弗之忧邪？盖志有所专，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饌美服淫乐声色也，乃将以底其道，而迈其德也。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



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贫阨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当世学士，恒以万计，而究涂者，无数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则以贿玷精，贫者则以乏易计，或以丧乱，期其年岁，此其所以逮初丧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无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旷日师门者，必无几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聪明忠信廉勇，未必无恃也，而及其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是故造父疾趋百步而废，而托乘舆，坐致千里；水师泛轴，解维则溺，自托舟楫坐济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

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尽照，及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尔。夫是，故道之于心也，犹火之于人目也。中阱深室，幽黑不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此则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则为已知矣。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

昔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绳矩墨，以诲后人。试使奚仲公班之徒，释此四度而效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执规秉矩，错准引绳，则巧同于倕也。是倕以心来制规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几于倕矣。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试使贤人君子释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往合圣心，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



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

务本第二

凡为人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陋而忌善，富则乐而可教。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

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虚无譎诡，此乱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国也。今民去农桑，赴游业，披采众利，聚之一门，虽于私家有富，然公计愈贫矣。百工者，所使备器也。器以便事为善，以胶固为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巧伪饰之，以欺民取贿。物以任用为要，以坚牢为资。今商竞鬻无用之货，淫极侈之弊，以惑民取产，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此三者，外虽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内有损民贫国之公实。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诗赋者，所以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慧士，从



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内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烈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衡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饰丧纪以言孝，盛殓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奸谀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从而贤之，此灭贞良之行，开乱危之原也。五者外虽有振贤才之虚誉，内有伤道德之至实。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务，而闇君之所固也，虽未即于篡弑，然亦乱道之渐来也。

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财贿不多，衣食不贍，声色不妙，威势不行，非君子之忧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以财。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而疏广不遗赐金。子孙若贤，不待多富；若其不贤，则多以征怨。故曰无德而贿丰，祸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义。”德义弗施，聚必有阙。今或家赈而贷之，遗赈贫穷，恤矜疾苦，则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亏盈以冲谦。”故仁以义费于彼者，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损之，则不可以免于亢龙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且冻馁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温饱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不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

遇利第三

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甘利之



于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将为利人也。知脂蜡之可明灯也，而不知其甚多则冥之。知利之可娱己也，不知其称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后人以竞，庶民之愚，而衰暗之至也。予故叹曰：“何不察也！”愿鉴于道，勿鉴于水。象以齿焚身，蚌以珠剖体。匹夫无辜，怀璧其罪。呜呼问哉！无德而富贵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财也。天之制此财也，犹国君之有府库也。赋赏夺与，各有众寡，民岂得强取多哉？故人有无德而富贵，是凶民之窃官位盗府库者也。终必觉，觉必诛矣。盗人必诛，况乃盗天乎？得无受祸焉？邓通死无簪，胜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违天富无功，诸侯不能违帝厚私劝。非违帝也，非违天也，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助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

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毙。虞公屡求以失其国，公叔成崇贿以为罪，柏魑不节饮食以见弑。此皆以货自止，用财自灭。楚斗子文三为令尹而有饥色，妻子冻馁，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马不饱粟，妾不衣帛，子罕归玉，晏子归宅。此皆能弃利约身，故无怨于人，世厚天禄，令问不止。伯夷、叔齐饿于首阳，白驹、介推遁逃于山谷，颜、原、公析困窘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势不能移。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是故虽有四海之主，弗能与之方名；列国之君，不能与之钧重。守志于一庐之内，而义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于千载之上，而名传乎百世之际。

论荣第四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



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辱阨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传说、胥靡，而并曰处虏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为志节美也。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可以为轻；处隶圜，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县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为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

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尧，圣父也，而丹凶傲；舜，圣子也，而叟顽恶；叔向，贤兄也，而鮒贪暴；季友，贤弟也，而庆父淫乱。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鮒宜赏，而友宜夷也。论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懿懿而禹兴，管、蔡为戮，周公祐王，故书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厉之贵，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颜、原之贱，匹庶也，而又冻馁屡空。论若必以位，则是两王是为世士，而二处为愚鄙也。论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

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昔自周公不求备于一人，况乎其德义既举，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于五狄，越象产于人蛮，而功施齐秦，德立诸夏，令名美誉，载于图书，至今不灭。张仪，中国之人也；卫鞅，康叔之孙也，而皆谗佞反覆，交乱四海。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芷。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随氏之珠，产于蜃蛤。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国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无臣，而患其非贤。盖无羁縻。陈平、韩信，楚俘也，而高祖以为藩辅，实平四海，安汉室。卫青、霍去病，平阳之私人也，而武帝以为司



马，实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远之有。然则所难于非此士之人，非将相之世者，为其无是能而处是位，无是德而居是贵，无以我尚而不乘我势也。

贤难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也，而必遇患难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诛，上圣大贤，犹不能自免于嫉妒，则又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虽有贤材美质，然犹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处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败，闇君之所以孤也。齐侯之以夺国，鲁公之以放逐，皆败绩厌覆于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恶闻美行，政乱者恶闻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今世俗之人，自慢其亲而憎人敬之，自简其亲而憎人爱之者不少也，岂独品庶，贤材时有焉。邓通幸于文帝，尽心而不违，吮痂而无吝色。帝病不乐，从容曰：“天下谁最爱朕者乎？”邓通欲称太子之孝，则因对曰：“莫若太子之最爱陛下也。”及太子问疾，帝令吮痂，有难之色，帝不悦而遣太子。既而闻邓通之常吮痂也，乃惭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于饿死。故邓通行所以尽心力而无害人，其言所以誉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尽其称，则反结怨而归咎焉。称人之长，欲彰其孝，且犹为罪；又况明人之短，矫世者哉？

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痂而已也，必有驳焉。然则循行论议之士，得不遇于嫉妒之名，免于刑戮之咎者，盖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为奴，伯宗之以死，郤宛之以亡，夫国不乏于妒男也，犹家不乏于妒女也。近古以来，自外及内，其争功名妒过己者，岂希也！予以唯两贤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缁白起，公孙弘抑董仲



舒，此同朝共君，宠禄争故邪。唯殊邦异途，利害不干者，为可以免乎？然也，孙臧修能于楚，庞涓自魏变免，诱以刑之。韩非明治于韩，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杀之。嗟士之相妒，岂若此甚乎？此未达于君，故受祸邪。唯见知为可以将信乎？然也，京房数与元帝论难，使制考功而选守。晁错雅为景帝所知，使汉法而不乱。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谓见知深而宠爱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错既斩，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卫身，故及难邪。唯大圣为能无累乎？然也，帝乙以义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体至行仁义，据南面师尹卿士，且犹不能无难，然则夫子削迹，叔向縲继，屈原放沈，贾谊贬黜，钟离废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盖其轻士者也。诗云：“无罪无辜，谗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观之，妒媚之攻击也，亦诚工矣。贤圣之居世也，亦诚危矣。

故所谓贤难也者，非贤难也，免则难也。彼大圣群贤，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据天官，秉在帝心，宿夜侍宴，名达而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因人乃达，时论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闾阎凡品，何独识哉，苟望尘僇声而已矣。观其论也，非能本闾阎之行迹，察臧否之虚实也。直以面誉我者为智，谄谀己者为仁，处奸利者为行，窃禄位者为贤尔；岂复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纲纪之化，本途之归哉？此鲍焦所以立枯于道左，徐衍所以自沉于沧海者也。

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伤世之不察贞伪之情也，故设虚义以喻其心，曰：今观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猎中野，鹿斯东奔，司原纵噪之。西方之众，有逐豨者，闻司原之噪也，竞举音而和之。司原闻音之众，则反辍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恶之豨，司原喜而自以获白瑞珍禽也。尽与豨，单困仓以养之，豨俯仰嚅啐，为作容声，司原愈益珍之。居无何，烈风兴而淫雨作，灌巨豨而恶涂渝。逐骇惧，真声出，乃知是家之艾豨尔。此随声逐响之过也，众遇之未赴信焉。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虽自有知也，犹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举，则亦惧失麟鹿而获艾豕，奈何其不分者也？未过风之变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两集，则险隘之徒，阡茸之质，亦将别矣。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嗜贤，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后人犹不能革。此万官所以屡失守，而天命数靡常者也。诗云：“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



卷 第 二

明 暗 第 六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过日甚矣。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尧。”夫尧舜之治，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天下辐凑而圣无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务隐藏己，而断百僚，隔捐疏贱，而信赵高，是以听塞于贵重之臣，明蔽于骄妒之人。故天下溃叛，弗得闻也。皆高所杀，莫敢言之。周章至戏乃始骇，阎乐进劝乃后悔，不亦晚矣！故人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诬，而远人不得欺也。慢贱信贵，则朝廷说言无以至，而洁士奉身伏罪于野矣。

夫朝臣所以统理，而多比周则乱；贤人所以奉己，而隐遁伏野。则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尝有也。是故明君位众，务下言以昭外，敬纳卑贱以诱贤也。其无距言，未必言者之尽可用也；其无慢贱，未必其人尽贤也。乃惧慢不肖而绝贤望也。是故圣王责小以厉大，赏鄙以招贤，然后良士集于朝，下情达于君也。故上无遗失之策，官无乱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张禄一见而穰侯免，袁丝进说而周勃黜。是以当涂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于君，以矫其邪也。故饰伪辞以彰主心，下设威权以固士民。

赵高乱政，恐恶闻上，乃预要二世曰：“屡见群臣，众议政事，则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独断，神且尊严，天子称朕，固但闻名。”二世于是乃深自幽隐，独进赵高。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出倚诏令以自尊。天下鱼烂，相帅叛秦，赵高恐惧，归恶于君，乃使阎乐责而杀，愿一见高，



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简公，踣齿悬滑王，二世亦既闻之矣。然犹复袭其败迹者，何也？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氓之谣言，自以己贤于简、滑。而赵高贤于二臣也，故国已乱而上不知，祸既作而下不杀。此非众共弃君，乃君以众命系赵高，病自绝于民也。后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舜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骄臣之好隐贤也，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是以郢宛得众，而子常杀之；屈原得君，而椒兰挺谗；耿寿建常平，而严延妒其谋；陈汤杀郅支，而匡衡掾其功。由此观之，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仇。恃旧宠沮之于内，接贱欲自信于外，思善之君，愿忠之士，所以虽并生一世，忧心相讟，而终不得遇者也。

考绩第七

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夫剑不试则利钝暗，弓不试则劲挠诬，鹰不试则巧拙惑，马不试则良驽疑。此四者之有相纷也，由不考试，故得然也。今群臣之不试也，其祸非直止于诬暗疑惑而已，又必致于怠慢之节焉。设如家人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悞，则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业破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门之计，犹有若此，则又况乎群臣总猥治公事者哉？传曰：“善恶无彰，何以沮劝？”是故大人不考功，则子孙惰而家破穷；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故《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盖所以昭贤愚而功能否也。

圣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养万民者也。是故有号者必称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夫守相令长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宪聪明，九卿分职以佐三公，三公总统典和阴阳，皆当



考治以效实为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议郎，以言语为职，谏诤为官。及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群臣所当尽情竭虑，称君诏也。今则不然，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远诣阙，上书讼诉，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谏议之官，或处位历年，终无进贤嫉恶拾遗补阙之语，而贬黜之忧。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闇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载适谓之尚贤，三适谓之有功，则加之赏。其不贡士也，一则黜爵，载则黜地，三黜则爵土俱毕。附下罔上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其受事而重选举，审名实而取赏罚也。如此，故能别贤愚而获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于世，皆致太平。圣汉践祚，载祀四八而犹未者，教不假而功不考，赏罚稽而赦赎数也。谚曰：“曲水恶直绳，重罚恶明证。”此群臣所以乐总猥而恶考功也。

夫圣人为天口，贤者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论，圣人之意也。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犹欲舍规矩而为方圆，无舟楫而欲济大水，虽或云纵，然不知循其虑度之易且速也。群寮师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职，以责其效；百郡千县，各因其前，以谋其后；辞言应对，各缘其文，以核其实。则奉职不解，而陈言者不得诬矣。《书》云：“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谁能不让，谁能不敬应？”此尧舜所以养黎民而致时雍也。

思贤第八

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恶乱，